



第二千三百六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2日星期六下午3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韦兹纳先生

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零5分会议开始。

主席：我想在会议开始时对巴拿马外交部长乔奇·伊留埃卡先生阁下参加安理会会议表示感谢。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 (a) 1982年5月4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
- (b) 1982年5月2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
- (c) 1982年5月21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360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根廷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安提瓜与巴布达、澳大利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和桑布拉诺·贝拉斯科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玻利维亚、加拿大、古巴、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新西兰、尼加拉瓜和秘鲁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安理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

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德尔普里·克雷斯波先生(危地马拉)、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和卡列·卡列先生(秘鲁)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刚才我收到了阿根廷常驻代表1982年5月22日给联合国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将在会议期间分发，编号分别为S/15102和S/15103。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想首先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外交部长特别致意。很遗憾，有那么多外交部长出席，这确实衡量出当前人类经历的时刻的悲剧程度。现在是危急的时刻，形势非常不好。他们的出席使当前这场辩论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我倒是曾经希望他们还是不到纽约来为好，因为现在是极其严重的时刻。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的理事国巴拿马外交部长伊留埃卡先生、阿根廷外交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桑布拉诺·贝拉斯科先生表示特别的欢迎。

主席先生，我想在会议开始时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在本组织和世界和平特别危急的关键时刻用你外交家的眼光和才能履行你的职责。我特别感谢你如此迅速地向我们安理会各理事国报告正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严重危机。

我想感谢秘书长，他非常勤奋地、不遗余力地、坚定而又颇有外交手腕地执行他的斡旋和调解任务。我国还想公开表示我们郑重地感谢我们的秘书长，因为我们认为假定没有他的奔波和不懈的努力，局势就

会更加危急得多，冲突双方的立场就会更加远离西班牙所希望的目标，那就是停止敌对行动，通过谈判对问题的实质取得谅解。不幸得很，秘书长自己认为他痛苦地感到有责任向安理会主席汇报他在安理会支持下进行的谈判还没有呈现消除危机或阻止冲突加剧的希望。

西班牙政府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事实上没有能达成一种谅解和一项契约性安排，而倘能如此，严格运用非殖民化理论，我们从一开始就可避免使用暴力而和平地恢复阿根廷的领土完整了。这样就可避免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战争并使同属于一个西方文明世界的两国人民不致发生如此可怕的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秘书长在致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所指出的，我们安理会各理事国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根据本组织宪章条款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安理会是一个能采取有效行动的适当机构，它能防止无可弥补的生命损失，防止冲突升级，而这一冲突的后果正在给世界和平造成惨重的损失。最近几天正式会议延期举行，那不过是因为我们仍然希望阿根廷和英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在秘书长的斡旋下，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责任是终止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为谈判与和平铺平道路。

我国代表团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态度，已经在4月3日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予以反映了。然而，由于事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尽可能简短地概述一下决定我们立场态度的最重要的几点。

在这一危机开始时，我国政府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造成的局势表示关切，并指出西班牙对这一问题的实质的一贯立场，大意是必须保证阿根廷的领土完整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而实现非殖民化。另一方面，西班牙政府声明它反对把武力用作解决争端的手段，并且坚持主张通过联合国达成和平解决的途径必须保持敞开。

5月1日，西班牙政府在得知英国的军事行动后，立即警告这就有在该群岛触发全面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危险，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严重的生命损失。在

那时我国政府就指出了不加遏制地听任它继续升级的极其严重的责任，而且事先说明这样做就是一项严重的历史性错误。那一次预言后来不幸而言中，在美洲所在的那个半球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两大洲之间发生了令人悲痛的分裂。

唐·胡安·卡洛斯国王陛下5月5日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援引几段如下：

“看到两国人民对抗，我不能无动于衷，想到由此造成的生命损失，我不能不深有感触。

“我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与和平措施，以和平精神取得公正和体面的解决办法，而不招致不可挽救的后果。

“至于我，我愿意无私地全心全意地提供一切帮助，以任何方式作出贡献，只要认为它有利于达到和平和正义这一目的。”

尽管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国王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还有好几个国家元首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冲突还是加剧了，军事对抗更趋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万分紧急地作出决定，确立必要的和切实可行的政治平衡，规定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及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和撤军，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使一个谈判机构行动起来，以保证尊重宪章的各项原则，即在国际关系上禁止使用武力和实施联合国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有关决议。西班牙当时在大会上表示赞同的这些决议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停止敌对行动、谈判与和平——这三者应该是我们行动的重点。要停止敌对行动，因为在这场冲突中流血实在已经太多了，这场冲突是以武装行动开始的，通过战争升级和扩大军事行动终于成为悲惨的历史性错误，并且正在在伊比利亚美洲和欧洲之间造成误解的深渊，而西班牙既是欧洲共同体又是伊比利亚美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对此感到遗憾。

为了终止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地局面，应当毫无保留地进行谈判，还必须下决心消除长期缺乏谈判

精神的情况，而这在正确估计冲突时是不能予以忽视的。

我们必须毫不气馁地为之努力的最终目的——和平，应当是体面的、通过谈判而取得的和平、公正的和平，而这将是和平的一致行动的结果，而决不是强加军事力量的结果，否则必然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难以持久的和平。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暴力必然是毫无效果，用战争赢得的解决办法毫无用处，反而撒下了死亡和毁灭的种子并带来新的不和和暴力的病毒。

我国怀着实现和平——以宪章条款和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的和平——和消除战祸的希望准备赞同一项依照我所阐明的原则而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决议。

秘书长昨天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应当牢牢记住的：

“我仍然相信，如果按照过去两星期来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的办法达成一项包含有我5月19日的备忘录中建议的做法的协议，就能恢复南大西洋的和平并为持久解决两个会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开辟道路。”〔S/PV.2360,第11页〕

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秘书长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应当认为如能委派一名他的代表及从争端双方挑选人员组成的观察员小组，就能在为将来的谈判建立基础方面迈出第一步。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乌拉圭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乌拉圭代表团感谢大家给予机会参加这次讨论如此严重的事件的会议，我国政府对此事件特别关切，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

在适当的时候，在各种国际讲坛上，乌拉圭曾再三声明它关于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属地拥有主权的立场，现在我们再理直气壮地重申这一立场。

乌拉圭外交部长埃斯塔尼斯劳·巴尔德斯·奥特罗博士在遵照美洲国家互助条约条款召开的协商会议上声明：

“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获得了独立的生活。他们来源于同一个高尚的西班牙祖先，他们一起着手进行了恢复和维护他们国家主权的英勇斗争。在他们共同的历史上，在他们巩固独立的主权国家时不得不面临和击败多次外国干涉。

“可是，今天我们象美洲的姊妹国家一样，是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到这里来出席会议的。这就是某些国家的政府似乎不能理解的历史教训，它们老是在想美洲可以成为实现其殖民主义愿望的一片王道乐土。”

外交部长巴尔德斯·奥特罗还声明：

“美洲是存在的，而且是团结一致的。殖民主义愿望是与历史潮流和法律准则背道而驰的，任何可以用武器取得的胜利只能成为将来使我们美洲人和英国人共享的文明——不是我们的文明，更正确地说，是我们子女的和将来几代人的文明——遭受损失的根源。”

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属地在历史上提出的主权要求是合理和明确的。上述领土是里奥德拉普拉塔副摄政王管辖范围的组成部分，附属于蒙得维的亚海军站，因而不能认为是占领政权的领土。

1833年，联合王国通过武力行动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武力行动是不能赋予什么权利的。阿根廷不仅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掠夺行为，而且从那时起就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完全恢复它的主权的要求。

我们认为，当前的局势必须联系和根据各国领土完整这一基本原则加以分析。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中对于上述原则明确重申如下：

“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

联合国最富有成果的工作之一是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生活，这些国家今天极其庄严地在我们大会上占有席位。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一长期的崇高的

非殖民化过程的一个特定时刻，乌拉圭现在所做的不过是运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阐明的普遍原则。

我们坚决支持安理会召开这些会议，我们强烈要求安理会务必使这些会议产生一些可以恢复南大西洋和平的解决办法。

象现在这样谋求通过战争行动来解决问题，那只能满足企图使武力造成的局势合法化的暂时的政治利益，而这必须看作是违反国际法的，危害——以年青人的生命为代价——谈判的进行。我们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使争端得到大家所非常希望的和平解决。

乌拉圭每天每秒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属地的冲突形势。特别是，我们要申明：最近几天我们非常密切地注视着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进行谈判的进展情况。

我们想在现阶段大力强调我们非常敬佩秘书长客观、冷静和慎重地主持了谈判，以求通过他那细致的谈判办法来保证两国政府之间井然有序的接触。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双方本已默然接受的那种谈判办法由于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在5月17日提出一项临时协定草案而被打乱了。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努力为澄清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两国立场的基本分歧点作了很大的贡献；就从这些分歧来看，两国政府也应当对恢复谈判是势所必然的这一点进行分析，因为很显然，能使流血得以终止并消除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的唯一途径乃是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这一争端。

作为拉丁美洲国家，我们满意地看到阿根廷政府充分显示了谈判的意愿。尽管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它仍然同意在宪章第四十条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无损于有关双方的权利、要求或立场的条件下开始谈判。

就是在这一讲坛上，阿根廷也声明过它愿意遵守第502(1982)号决议的条款。这一意愿没有能够完全实现，那是因为在第502(1982)号决议刚通过之后，立即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派往南方，这支舰队的战争准

备和后来的战争行动显然违背了该项决议的精神和文字，导致了第502(1982)号决议通过时还没有发生的一系列敌对行动。

我们强烈谴责这些敌对行动。这些敌对行动现在公然以向马尔维纳斯群岛发动血腥袭击的形式进行着。

现在迫切需要草拟一个方案来终止这一武装进攻。我们要求安理会尽一切努力寻求一种办法以满足下列要求：

第一，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样，除了能达到挽救许多无辜青年的生命这一中心目的以外，还可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的影响深远的军事升级，否则再升级下去就会使双方更加疏远而更加难以迅速解决问题。

第二，正式授权秘书长恢复旨在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秘书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不懈的努力、他在不同时候提交双方来帮助他们达成协议的方案，这两点在我们看来已构成足够的根据，可以据此立即委托秘书长履行他的责任，完成恢复谈判的任务。

第三，保持和尊重已经达成基本协议的六点。秘书长昨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告诉安理会说，根据他的看法，已经有六点达成了基本协议，而据我们看，这六点应当作为恢复谈判的基础。

在维护我们刚才表明的立场时，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损害这一方利益或者增进那一方利益。乌拉圭这么办是为了维护它一贯坚持的原则。当然，我们是满腔热情地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维护正义和崇高事业的一贯表现。

我们唯一的武器是始终维护法律和自由，这二者是在各国人民幸福共处的较高领域中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还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是受世界控制的。联合国必须怀着紧迫感不受任何限制地立即采取行动以寻求以尊重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公正、和平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并促使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这样才会产生安定人心的效果，保证持久和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就是现在要求我们办到的事情，因为这就是建

立联合国的理由所在，而现在联合国的存在也处在危急之中。讲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忆一下，当年国际联盟的失败和完结，正是因为它想避免三十年代的危机但终于无效而造成的；这一切并没有过去很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是忘不了的。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刚收到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巴拉圭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和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根据我的名单次序，下一个发言者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桑布拉诺·贝拉斯科博士阁下。我欢迎他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桑布拉诺·贝拉斯科先生(委内瑞拉)：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的主席。我们委内瑞拉人对于你长期和卓越的外交生涯特别赏识，并且深信你既然有这样的经历，就一定能使安理会在这一对联合国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时刻遵照联合国宪章履行职责。

委内瑞拉请求安理会听取其意见，因为在美洲国家互助条约规定的安全区内，联合王国对阿根廷共和国采取战争行动从而造成了危机，委内瑞拉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对此特别关心。拉丁美洲是拉美各国人民的大家庭。对于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不能漠不关心。对于拉丁美洲某个成员的任何侵略，都会影响到它的整体，也就不能被它所接受。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咨询机构明确表示，在阿根廷共和国历史上的困难时期，我们各国都和它团结一致。在举行美洲国家互助条约会议期间，委内瑞拉批评了安理会的程序，因为这一程序使常任理事国借助否决权拥有一整套隐匿和不受惩罚的办法，使它们能进行战争或保护它们盟国

的战争冒险，而肯定不会受安理会的制裁或警告的任何影响。

美国对联合王国侵略的支持，对于美洲国家组织这个地区性组织的生命以及对于美洲国家互助条约所体现的西半球安全体系都产生了无法预计的影响。

这些文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使我们有理由深刻思考，特别是对未来的情况深刻思考。而且，我们还认为世界平衡和各大洲之间的关系正在受到这一悲剧性冲突的严重影响。

因此，我国要求参加安理会的这次会议。在南大西洋发生的这一冲突远远超过了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双边对抗。从它的性质和后果来说，它或多或少影响着拉丁美洲其他各国，影响着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

委内瑞拉是为了和平才来参加安理会的这次会议的。我们想让大家听取我们的批评性观点。我们想重申我们是和阿根廷共和国团结一致的。我们是按照我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行事的。我们希望安理会能促成立即停火以证明其效用，立即停火是今后为解决危机而进行任何文明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关于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委内瑞拉有十分重要的评论和反对意见要发表。我们说这项决议有偏见，是亲殖民主义的，而且我们有可靠的论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一有力的指控。委内瑞拉到这里来是为了为和平大声疾呼，是因为它渴望和平，而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恶化，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

不过，尽管我们批评第 502 (1982) 号决议，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联合王国和阿根廷都能完全遵守该项决议，和平解决本来还是有可能的。阿根廷在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咨询机构和联合国都表示，假如联合王国也能严格遵守该项决议的话，它也愿意完全遵守，但是联合王国对此项它过去提出的决议置之不顾，而着手从事一项悲惨的战争事业，使许多无辜者丧生；这场战争必须立即结束。

联合王国自从第 502 (1982) 号决议通过以来所采取的种种行动都明显地违反了该项决议。

第一，它作出了派遣舰队的决定，这是明显违反安理会明确呼吁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要求的。英国的这项决定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第二，联合王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进行外交活动，要大家对阿根廷实行贸易制裁，这是一项公然违反一切国际法的史无前例的经济侵略行动。英国政府的这种狂妄行为使它本来团结一致的欧洲盟国发生了分裂，它们现在对它采取的武装行动的目的和规模抱怀疑态度。

第三，派核潜艇在美洲国家互助条约确定为西半球安全区的地域中炫耀武力，表示好战，这是一种将核能用于非和平目的的行动，违背了联合王国自己曾经赞同的关于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无核区的义务。因此，联合王国给和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第四，宣布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的海域和天空为封锁区，根据国际法来说，这不仅是对冲突的另一方而且也是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公然的侵略行为。英国对于这样宣布还不满足，它进而违反它自己的规定，在 200 海里区域以外的地方把“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击沉。

第五，英国另外在阿森松岛周围规定了一个 100 海里的区域。这是对不介入冲突的各国民航的严重威胁。

第六，英国还进而发布命令，规定对离阿根廷大陆沿海 12 海里的区域实行封锁，从而彻底证实了那个国家自称是在进行自卫的虚伪性。

英国口口声声说什么它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自卫，想以此为它违反自己提出的安理会决议的一切行为辩解。可是，那一条规定只有在安理会尚未采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时才认可此项权利。

因此，自从安理会通过第 502 (1982) 号决议以来，英国从事我们提到的一切敌对行动，都不能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

上面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行使自卫权的，因为只有在安理会通过决议以后，要是战争状态

继续存在而未中断，才可以实行自卫，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恰恰相反，英国的种种行动却使战事重开。

国际法中没有一条规则能证明英国给美洲带来战争的武装活动是正确的。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一项条款可以用来为它的这种不合理行为辩解。

自从联合王国决定诉诸安理会，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那一时刻起，它就委托安理会行使宪章为此目的所赋予的特有职责。

英国得到了一项受到严厉批评的决议。但它对此还不满足，进而一方面不予以执行，另一方面还明显地违反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说什么要行使它所假想的自卫权，而其目的却是进攻阿根廷。联合王国决意那么干，好象安理会已决定对阿根廷实行制裁并委托英国舰队执行制裁任务似的。英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是对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一种嘲弄。

这一行动的目的看来只不过是为了利用安理会的决定来为它进行一系列震惊今日世界和使千百人丧生的行动进行辩解或提供借口。

在联合王国进行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活动的时候，安理会认为，为了维护和平，采取第 502 (1982) 号决议所规定的措施以外的其他措施都是不恰当的——无论是采取宪章第四十一条所提到的不需要动用武力的措施，还是按照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采取必须动用武力的措施都是不恰当的。

联合王国这样就是企图凭借它通过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瘫痪的能力来取得使用武力的全面权利。

因此，英国的活动是和最基本的人权、联合国宪章以及本组织在非殖民化方面的一贯做法背道而驰的。那种想用坚持法治原则的说法来为残忍的进攻辩解的企图是不能接受的。

法治原则是不能用来为一种按殖民主义的习惯做法以使用武力为后盾的非正义行为辩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对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分析，要考虑到它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种族方面的背景，因为如果不作这样全面的分析，法律原则就会被剥夺了其公正

性而沦为二十世纪中叶用来掩盖殖民主义者一切弊病的帝国法律。

在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正在进行紧张的争取和平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阿根廷为了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为了挽救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愿意采取灵活态度，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阿根廷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国际法院就此问题提出的方针；换句话说，它尽力想方设法协调不同的立场态度，以便使谈判具有意义而不致成为仅仅是表示不妥协态度的一种活动而已。

可是，这一努力又一次遇到英国政府强硬的傲慢态度的阻挠。英国政府所谋求的是凭借武力恢复它在南美的殖民地所有权。这是在实行帝国主义的自我永久化理论。要是我们遵循这种逻辑，那就只能恢复而且是通过战争恢复拖延150年之久的暴力占领局面。

英国对阿根廷正当合理、持续不断的要求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是跟当前这场冲突的根源不无关系的。英国对别人采取不理睬和不耐烦的态度，不肯履行维护和平的国际义务。联合王国采取强硬态度和使用暴力的经过情况就是这样。

正如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总统所说：

“诚然，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说，我们可以假设侵略者就是首先诉诸武力的人，但是这个结论不是必然的，而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暴力和武力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来达到取得支配地位的目的。多年来，对于最弱小的国家向最强大的国家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总是当面表示漫不经心、置之不理、不胜其烦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场合甚至还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这种种表现就是暴力的一部分微妙的表现形式。

“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和平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冷遇和通常卷入这些争端的强国的恼怒对待。弱小国家眼看强国可以使用武力而不受惩罚。它们无可奈何地目睹强国维持的冲突拖延下去。这种事态助长了使用武力。”

国际社会看到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竟然厚颜无耻地

违反它提倡的准则，其中包括它单方面任意确定的准则，悍然犯下侵略罪行而感到惊奇和愤慨。实际上，英国政府曾提出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案文，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标出战区，然后它自己的军队进而违反了这一标界，这是十足的奸诈行为。联合王国在它完全违反法律而确定的封锁区外面，派遣了侵略舰队并且罪恶地击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这是英国现政府蔑视法律、蔑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最明显的证据。

因此，英国的侵略并不象它自称的那样是什么维护法治的斗争，而是一种想使帝国法律复辟的尝试。

英国政府宣称，用英国首相自己的话来说，有必要对凭借武力谋求领土利益的人加以惩罚。它这样宣布是在企图先验地为它对阿根廷采取的军事行动升级辩解。假使现状并不是这样悲惨，它这样的宣布真要令人好笑，因为要是使用这样的原则，凡是联合王国的公民，不论他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不能不受到英国政府首脑所提到的那种惩罚。英帝国当年曾经通过残忍地、有系统有计划地使用武力把它的殖民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对各国人民犯下了无数侵犯他们尊严的罪行。

我们拉丁美洲国家对英国女王陛下的政府反对阿根廷共和国的这些侵略罪行怎么能不作出反应呢？

联合王国的态度似乎是这样：由于它确信不会因为它的战争行动而受到惩罚，而且它又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权的庇护，它决意阻碍为实现和平而迅速进行有效的努力。

委内瑞拉政府一直谴责英国的升级行动，而且现在也谴责新的侵略行动。联合王国现政府在政治上采取不合时代的顽固态度，使阿根廷和英国在南大西洋葬送了许多无辜青年的生命，这种状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派了一个团结和平使团到欧洲，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各民主国家一一告知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对这一冲突的立场。我们的使节看到了欧洲公众舆论的明显转变，他们日益关切地注意到英国侵略行动的可能后果。所有迹象都说明英国从事这种侵略是从来没有

有征求过任何别的国家的意见的。现在欧洲已拒绝继续无条件地支持英国的这种冒险了。

我们深信，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所属各国正在逐渐认清这一悲剧性冒险的影响。这种冒险无视历史的进步，危害着为满足人们过和平自由生活的极宝贵和正当的愿望所作的和平努力。

我们必须强调，人已死得太多了。我们作为感到愤慨和恐怖的见证人的良心驱使我们要求和平，而且要立即实现和平，立即停火。这是安理会所能要求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而且早就应该如此了。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想对那些到这里来参加安理会工作的各国外交部长表示欢迎。

安理会这次召开会议是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地区出现了极端危险的局势。据现有的报告说，联合王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使整个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对抗日益恶化。这场对抗已经夺去了而且还在继续夺走许许多多人的生命。预谋的流血还在继续；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武力正在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愈来愈大的威胁，所有这一切正在引来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

本组织宪章委托给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有义务考虑当前的局势并采取必要的恢复和平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安理会4月3日的会议上，我们已强调指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问题首先是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所攫取的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的组成部分。联合国赞成无条件地终止这个群岛的殖民地状态，反映这一明确态度的事实是大会遵照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将这一领土列入其殖民政权必须终止的领土名单之内。

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问题是不结盟运动决议中反复涉及的问题。1979年在哈瓦那举行的

第六次不结盟运动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讨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时，

“……坚决重申它们支持阿根廷共和国恢复这一领土及其主权的权利，并要求加速关于此事的谈判。”〔A/34/542,附件,第168段〕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目前这一冲突发生之后所通过的决议中，重申了支持阿根廷对这一群岛拥有主权的立场。然而，英国政府对这些呼吁仍然充耳不闻，它不顾大会多次决议，不肯和平解决它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并且继续竭力保持其殖民地状态。这就是南大西洋之所以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

今年4月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苏联在这项决议中看出了实质性的缺点，主要在于决议中缺乏重要的反对殖民主义者方面的内容——而要使这一冲突得到最终的公正解决，这方面的内容是不能不牢记在心的。然而，这项决议还是得到安理会的通过，因为有许多理事国认为，这项决议也许有助于达成一种解决冲突的办法。这项决议也为阿根廷所接受。

正如秘书长昨天在安理会上所说的，在最初阶段，在使双方立场逐步接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在随后的一个阶段，英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采用了最后通牒的语言，实际上中断了谈判而公开动用军队，以便恢复该群岛的殖民地状况。这些活动不免使人怀疑英国政府关于它准备遵守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条款的声明是否出于真心。

于是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些声明以及英国政府之所以参加旨在达成和平解决办法的谈判本身，是否只不过是为了进行战争准备和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一种外交掩护？

由于当前英国武装部队大规模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旨在解决冲突的谈判被破坏了。接着，武装冲突激化了。显然，这件事的责任应当由英国政府来负，因为是它着手采用军事办法来解决问题。它是在根据过时的殖民主义时代的精神行动，好

象我们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而是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似的。

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积极努力，就这样很遗憾地没有能够使事态好转。这种努力得到了安理会包括苏联在内的广泛支持。

很明显，英国政府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直接支持，是不会着手用武力谋求解决问题的。必须注意，英国是在华盛顿公开宣布支持伦敦选择的政策之后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根据这一精神行事。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就拿西欧国家在4月10日对阿根廷实行的经济制裁来说，就是与联合国宪章条款特别是第四十一条直接矛盾的。第四十一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取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之局部或全部停止。

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十国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制裁这一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批准就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要求的。所以西方国家作出的那项决定被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解释为经济侵略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们不会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提出对南非是否实行制裁的问题时，我们听到了滔滔不绝的话，说什么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所谓法律上的困难，说什么要实行制裁实际上就免不了要修改宪法，如此等等，然而在发生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实行制裁的问题时，那么很清楚，实际上可以在一天之内，大笔一挥就办成了。

北约组织各国急于表示它们与英国团结一致。它们对联合王国想惩罚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显然感到高兴。实际上，有些评论员写文章说，这件事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整一整阿根廷，要它安分守己，而且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看看帝国主义世界的手仍然很长，足以伸到一万六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我们相信，不仅拉丁美洲各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从帝国主义者这种表示团结一致的行动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英国政府现在进行的军事冒险无非是殖民主义战

争的重演，而过去看来，这类战争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当前的冲突表明这类战争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政策中还没有被勾销。

苏联赞成由安理会迅速通过——这里我要强调“迅速”二字——一项停火命令，并且停止军事行动，使冲突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认为秘书长应当以安理会的授权为基础继续努力找出通过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克服南大西洋紧张状态的方法。

正如勃列日涅夫主席今年5月4日所说：

“如果说西半球发生了危险的纠纷和冲突局面，那恰恰是因为那里有一股势力企图保持和恢复统治地位并给人民强加外国枷锁。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威胁，施加压力，进行讹诈或封锁，或者动用军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停留在散发过去殖民主义掠夺时代臭味的那些活动上，在这里如同在地球的其它部分一样，苏联是以其原则政策为基础的：消灭紧张局势的现有温床和防止未来紧张局势的温床，不允许干涉别的国家和人民的内部事务，以及使用和平手段在谈判桌上解决争端。”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墨西哥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我想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我们感谢他们应墨西哥政府的请求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和拉丁美洲南端发生的严重事件的辩论。那里的事态已经发展到破坏和平和危险地威胁着国际安全的程度了。

先生，我很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个棘手的问题正在你的英明和无私的领导下进行审议。我们确信，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导致作出有效而适时的决定，从而结束这场冲突并促使这一长期存在的争端得到公正而持久的解决。

我还想对阿根廷、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参加这次辩论表示欢迎。墨西哥跟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

我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这里出席会议表示欢迎，他不遗余力和不避风险地

履行了维持双方对话、为恢复和平的谈判开辟道路的重要使命。

秘书长在其无法估价的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不知疲倦的献身精神和他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之明晰畅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同时也得到了与冲突直接有关的两国明确表示的感谢。至于我们，我国政府指示我向你秘书长先生重申我们对你最大的敬意和支持。

昨天我们听了秘书长的周全报告，他在报告中向大家汇报了整个调解过程中他的工作和建议，以及跟争端双方原有立场态度相比之下他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都是在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的范围之内并与该决议的目标相一致。

争端双方政府的代表确实曾经有过好几个星期转向谈判桌上来了，而且他们确实接受了秘书长 5 月 2 日提交的文件中提出的办法，这使我们有理由感到鼓舞；尽管发生了后来的事件，这个文件责成双方努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据秘书长的报告说，上星期末，据他的看法已对范围广泛的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这些问题包括有关安排的性质和期限、停火与共同撤军的程序、结束封锁区和终止强制性的经济措施、该领土的管理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办法的基本轮廓。

5 月 19 日秘书长提交了一项新的备忘录，着重指出尚未达成协议之点，这样就使谈判在上述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要得到双方对这一文件的反应，难免在对话上要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恢复敌对行动是毫无理由可说的。

两国就有争议问题达成协议的道路上不管有什么障碍，这种新的军事升级总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公然违反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和宪章基本原则的行为。

墨西哥政府听到英国军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始军事行动的消息感到担忧，这个军事行动已经使正在联合国进行的谈判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昨天发布了一份公报，其基本内容如下：

“1. 墨西哥政府对于继续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一国际争端表示遗憾。

“2. 它认为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本身具体授权的情况下，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单方面冒称自己有权执行安理会决议，那是毫无法律根据的。

“3. 墨西哥政府再次呼吁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恢复寻求一个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办法。”

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洛先生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声明他支持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并表示他相信在战争达到拉丁美洲海岸这样的严重时刻，联合国是有能力胜任它的职责的。他强调指出，联合国意味着我们大家，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各国人民，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使本组织不致陷于孤立，缺乏我们政治上的支持。

正在南大西洋发生的敌对行动必须停止，正如任何形式的威胁或胁迫必须停止一样，因为它只会使地区间的危机恶化。切不可让这场冲突引起殖民主义态度的复活和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我们认为这是过去的事。让我们切实保证不使这次危机变成反常的和不合时宜的一种南北对话。

援引宪章第五十一条来为使用武力辩解，那是无论如何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样就是预先假定主权问题在争端各方看来都已解决了，而这当然是首先引起争端的原因所在。这应当由安理会，而且只能由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起源于宪章，它和以前的国际法律秩序的主要区别是现在存在着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只有联合国才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在这个组织范围以外，在国家关系上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

这是我国政府对于一切国际争端所采取的立场。至于这个争端，在 4 月 6 日情况就己很清楚，墨西哥在联合国和地区性论坛上都是一贯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的合法性，这在现在仍然是我们的立场。可是，我们要指出，各国都必须尽力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我们认为在解决这一冲突和任何其他冲突时都不可使用武力。

我们在那时说墨西哥的立场是以真诚的拉丁美洲精神为基础的，因为在我们地区有很多领土方面的冲突还继续存在，要是不加以和平解决，就会危害拉丁美洲的和平和拉丁美洲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那时表示安理会的决议必须予以重视，我们呼吁争端双方开始谈判，让理智和正义战胜军事威力。

今天，我们重申这一呼吁，我们重申我们本质上与所有的人民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人民和国家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拉丁美洲国家象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它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并遭受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正如大会在它的第1514(XV)号决议中所说的，殖民主义是过去的事了。在消灭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利用历史教训，充分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力，以对他们自己和对国际安全最小的代价结束这一过程，从而为各国共同合作的新时代奠定基础。

就在昨天，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代表还在这里声明他们愿意继续谈判。安理会应当利用他们这种主动的表示，并考虑到秘书长到现在为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成果，以便补充和加强第502(1982)号决议和具体规定举行结束冲突的谈判的基础。

安理会应当立即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步骤，以防止危机恶化，并制止正在发生的生命的无谓损失。它还应当鼓励曾经进行而现已中断的谈判重新开始，并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直到最终解决为止。

墨西哥政府向争端有关国家发出了一个充满敬意而又紧迫的呼吁，要求它们停止军事对抗而回到和平道路上来，因为它相信任何军事上的胜利都产生不了权利，而且从长期来说也改善不了它们各自的位置。现在是关键时刻，再不转危为安，就要眼看这场冲突发展到不可预料的规模。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先生，你在五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我向你表示祝贺，同时，我想向你和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允许我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的重要辩论中发言。我认为，凭看你的能力和公正无私的品质，你一定能使安理会达成一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所渴望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不过一星期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给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发去了一项紧急文电，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当前有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是：在最近几小时内英国政府可能在英国的支持和合作下向阿根廷发动新的、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侵略行动。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说，殖民主义战争由于其性质和演化，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企图使它转变成对于第三世界所有各国的教训，说明不论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都要为保卫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殖民主义战争即将走上它最使人痛苦和最罪恶的阶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美国毫不掩饰的支持下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这可耻的一出戏是想重演1833年英帝国在这同一个群岛上所进行的掠夺，当时它把阿根廷的居民和政府驱逐出境，占领了阿根廷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领土，这是一种典型的海盗行径。

自从那个很久以前的日子以来，阿根廷人民在我们美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下，从来没有停止提出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国际社会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英国那种掠夺行为的殖民主义性质，这一点已为联合国大会在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历史性辩论的范围内所通过的决议所证明。

1975年8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态度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利马宣言说：

“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不

结盟国家在不影响承认自决原则作为对其他领土适用的一条普遍原则的有效性的情况下，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正当要求，并敦促联合王国积极地继续进行联合国建议的谈判，以便恢复阿根廷对上述领土的主权，从而终止这种仍然存在于美洲大陆南部的不合法局面。”〔NAC/FM/CONF.5/15，第87段〕

不结盟运动各国所采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认可：在1979年9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最高级会议上、在新德里和在本组织总部相继举行的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都得到了认可。

这些年来，英国政府全然不顾会员国的意见和联合国多次决议以及阿根廷明确表示的通过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愿望，坚持要保持它对该领土的殖民统治，一次又一次裹足不前，而对于旨在遵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提出的原则恢复阿根廷对该群岛领土主权的认真的谈判过程则不肯参加。

英国式的顽固和推诿、帝国主义的傲慢和十九世纪的自大的结合——这是联合王国现政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终于导致了这次侵略，它今天如此强烈地影响到世界，破坏美洲的和平与安全。

这次侵略行动意味着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英国自己倡议的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条款的最基本原则。这还意味着它企图回到过时的炮舰外交时代，重新采用我们这个时代所不能接受的殖民主义方法。

正当世界各地日益要求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谈判过程不要中途停顿之时，英国政府在北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支持下，力图用武力占有根据法律不属于它的东西。

古巴批判这种不可容忍的侵略行动，并重申它声援阿根廷人民捍卫主权的斗争。

古巴革命政府5月1日的声明说：

“美帝国主义者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制造的所谓美洲国家体系的全部虚伪性，现在已经暴露无遗了。这次直接打击的受害者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而现在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北美政府和侵略者站在一起，主动给予他们无限制的军

事上和政治上的帮助。美洲国家互助条约的真正性质就这样暴露无遗了，同时也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国人民又一次认识到谁是他们的历史敌人。”

现在是拉丁美洲团结起来的时候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事业是阿根廷人民的事业，因而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事业。

必须制止侵略并实行法治。支持阿根廷争取主权、反对殖民主义战争的斗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最近几个世纪一直反复企图践踏圣马丁故乡而尝到了失败之苦的一些人，现在正在企图把殖民战争强加给人民。

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在他给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的文电中所说的：

“为了捍卫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与阿根廷人民和正在被派去战斗的英国士兵实行富有人情的团结的利益，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用最强烈的词句谴责正在继续进行的敌对行动；我们必须再一次呼吁谋求解决冲突的办法——一种尊重阿根廷主权的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深表遗憾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同冲突双方进行的谈判被联合王国打断了。我们认为秘书长进行的和平努力含有和平解决办法的关键因素。

当前这种招致宝贵的青年人生命的不幸损失的严重局面要求我们立即制止暴力行动。

古巴赞成充分执行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所有各个部分——尽管它在涉及问题的殖民主义性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古巴认为安理会现在有责任采取旨在结束敌对行动的措施，并正式授权秘书长恢复他对联合王国和阿根廷的工作，以便达成一项尊重阿根廷共和国主权的体面的持久解决办法。

英国借口执行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实际上违反了该决议的条款；这一行动严重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冲突升级拉开了序幕，并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对阿根廷实行的——也是单方面实行的——经济制裁开了一个严重的先例。这是宪章上没有规定的，因此是一点也不合法的。

现在是安理会出来讲话的时候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相信，根据宪章的授权，联合国一定能使理智、正义和法治取胜。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玻利维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邀请我发言。先生，在目前这种艰难的形势下，你能如此沉着和明智地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我向你表示祝贺。

上一次也就是在这个会堂里，玻利维亚表示了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无条件地支持恢复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一群岛的主权的事业，因为该群岛是它的合法领土的一部分；反对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办法。现在我重申上述两点。

我们感到抱歉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再讲几句，谴责不祥的战争事态发展。这次战争已经使局势恶化，给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前景带来损害。

4月3日，在这个会堂里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决议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和撤离阿根廷的军队并敦促两国政府寻求一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分歧的办法。联合王国政府唯独坚持要求阿根廷撤军，但违反要求停止敌对行动的主要条款，因而关闭了谈判之门，这时它宣布将立即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和最新式的尖端武器——去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次进攻包括占领南乔治亚岛、炮轰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主要机场和许多其他战争行动。英国海军——在别的情况下，同样是在南大西洋海域，曾经光荣地参加了战役，为拯救世界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作出了贡献——这一次几乎从地球的这一极航行到另一极，为的是进行一次不那么光荣的战役：用核潜艇击沉一艘位于伦敦政府自己宣布的200海里封锁区以外的阿根廷船只。

该船——当时不在从事军事行动——的沉没使阿根廷在南大西洋海域丧失了数百人的生命，而沉没地点离美洲的国土不远，但离英王所在地好几千公里。同时还继续袭击阿根廷港和达尔文港，袭击非武装船只“阿尔弗雷兹·索布拉”号和渔船“纳瓦”号。现在英军正在登陆和大举入侵，从而使侵略达到了顶点。

对上述事实有理由感到关切，因为一个世界上头等强国使用了过大的武力来攻打一个军事力量有限的发展中的共和国。之所以有理由感到关切是因为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合作下竟能从靠近北极圈的地方航行到火地岛，这就使人回想起殖民主义时代的远征讨伐行动。之所以有理由感到关切还因为这次英国的侵略是在欧洲的支持下进行的——欧洲对阿根廷共和国实行了经济制裁，而作为这次侵略对象的那个国家是和美洲的历史、命运、法律和土地有密切联系的。之所以有理由感到关切的还因为滥用军事力量来保护一个殖民主义者的飞地的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个常任理事国是有责任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毫无疑问，事态的发展、事件的洲际性、主要的地区性协议之可能因此而垮台以及在争取和平和争取持久解决问题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一切使安理会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有责任现在就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且不能只是通过一些赞成谁或反对谁的决议，而是应该引导国际社会和冲突双方正视崇高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

昨天秘书长给我们讲了他寻求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稳定的解决办法的主动行动和努力。我们听了阿根廷代表的发言，我们注意事态的发展，因而我们确信，只要联合王国坚持它那暧昧的态度，任何和平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尽管秘书长积极努力，经验丰富，手腕老练，而且公正无私，无懈可击，但局势还是恶化了。和平解决的前景看来十分渺茫，而最近几小时双方血流成河。关于冲突升级的消息必定震动世界，并使各国人民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一方面是阿根廷，它对该群岛拥有充分的主权，站在它一边的有整个拉丁美洲，对美洲以外的侵略者袭击它的海滩感

到义愤。另一方面是联合王国，跟它站在一起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们对我们美洲采取的行动就象是一个传统的殖民主义地区性组织的所作所为那样，而我们希望美洲仍然能够被称为希望之洲。

我们听到某些英国人士的话感到惊奇，他们对我们美洲的体面进行新的攻击，提到“阿根廷男子气概”这个概念。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英国备战和进攻的不断升级带有多得多的“男子气概”的味道，因为为了维护国内的政治地位，它正在打击国际上的各种态度，而这对它的历史是增添不了什么光彩的。

阿根廷共和国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都引为自豪的有文化的文明国家。它是一个拥有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专家、各种专业人才以及工人与农民的国家。它是阿尔维迪和萨米恩托、雷卡多·罗哈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贝尔纳多·奥赛和劳尔·普雷维什的故乡。它是一个慷慨的国家，自从建立以来，象母亲一样伸开双臂欢迎和哺育从旧世界的种种冲突和困难问题中逃出来寻求新世界的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它欢迎在国内遭受贫困而来美洲定居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它也欢迎英国人本身，他们后来成为富裕的农民和大牧场主。阿根廷为他们都提供安身之所，提供新的生活，提供阿根廷的姓名和在美洲生活的锦绣前程。这就是欧洲现在宣布对之实行经济制裁的国家。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啊！

玻利维亚政府在这崇高的调解之所呼吁和平，向欧洲人包括英国人的文明的良知呼唤，他们过去为建立年青的美洲的文化结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今天，因为采取了使人接受不了的顽固态度，决意要维护一个国外的殖民地，竟然达到了即将在欧美两洲之间造成关系严重和长久破裂的地步。

现在是结束这场毫无意义冲突的时候了，在这场冲突中，由于英国怀有帝国主义欲望而使欧美两洲有永久分裂的危险，而在此以前，欧美两洲一直是和平相处、合作互利的。

伦敦政府在印度和非洲上它那么多以前的殖民地

降下它的国旗以后，为什么还要对地处天涯海角的阿根廷的一些岛屿一味追求主权呢？

我们还听到一个也使我们感到惊奇的谬论，说什么阿根廷的军队必须撤出，要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是不可能的，“因为侵略是不能得到报偿的”。我们同意。凡是侵略都不可得到报偿。但是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的侵略行动是1833年1月由英国对阿根廷犯下的，那是一次真正的侵略，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其结果必须得到纠正。

在这历史的苦难时刻，是阿根廷人民在进行自卫。

主席：我感谢玻利维亚代表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拿马外交部长乔奇·伊留埃卡先生阁下。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我想首先对你——凌青大使由衷地表示敬意。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象你这样代表世界大国之一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正在以符合联合国理想的方式指导着当前的辩论，使大家都感到满意。我还想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敬意，他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巴拿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出席会议，他们所代表的两个国家具有伟大的拉丁美洲的历史，为我们所尊敬、钦佩和敬重。

我这里指的是阿根廷外交部长尼卡诺尔·利斯塔·门德斯先生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何塞·阿尔贝多·桑布拉诺先生。他们代表的两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解放别国人民的斗争的日子里流了血。在后面支持他们的是西蒙·玻利瓦尔和何塞·德·圣马丁的形象和统一拉丁美洲的理想，这一理想反映在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上，而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但不久就要结束。

我在这里讲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殖民地问题，这在4月3日的安理会会议上已经讲过了。在那次会议上，我表示我国对于一个拉丁美洲以外的强国在拉丁美洲领土上保有殖民地所带来的威胁感到关切。

4月3日那天，和平还没有被破坏，敌对行动还没有爆发。阿根廷政府占领了合法地属于它的群岛，它这样做是很尊重和平和个人安全的，反映出它对人的生命非常关心，而且对英国军民都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有人声称阿根廷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法律秩序，但是巴拿马的意见和联合国在很多决议中表示的意见是：破坏和平的国家是并不属于拉丁美洲的那个国家，它没有遵守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各项决议，并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于不顾。这里我们公布了一条反对殖民主义的法律，虽然它还没有编成法律，但是已经在许多决议中出现过了，而新老殖民主义国家自然是不希望看到它编成法律的。因此，凡是要维护其领土完整、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很多决议中所规定的内容要求拥有反殖民主义的权利。这些决议是在拉丁美洲构成本组织最强大的地区性集团之时作为拉丁美洲的主动行动而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本组织由于有亚洲、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某些以适应第三世界利益的方式行事的国家参加而得到加强。这些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决议明确而又毫不含糊地宣布：凡是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都可以使用他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终止那种殖民地局面。

我们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对今年4月3日第502(1982)号决议的通过抱反对态度的。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明确声明联合王国那种顽固的反历史态度即将给在安理会派有代表的国家、西方世界和全人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造成重大问题、苦难、冲突和令人痛苦的局面，因为这不是一个局限于拉丁美洲和阿根廷的问题，而是一个把世界带到大灾难边缘的问题。现在是呼吁思考、谨慎和冷静并使这些讨伐行动不再发生的时候了，而为此行动，英国派出了它三分之二的舰队——现在我该说派出了五分之四的舰队了——企图惩罚和羞辱阿根廷并与其对抗，而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个拉丁美洲与阿根廷具有历史上和文化上的联系；公开侮辱和威胁阿根廷也就是公开侮辱和威胁拉丁美洲所有各国人民的尊严、形象、权利和志气。有人企图掩饰和模糊这个问题的殖民主义性质，而且遗憾的是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只从它们的政府角度看待拉丁美洲国家。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结构具有永久价值，这种价值是模糊不了的，是不可拿来作交易的，是不能拿来上市论价出售的——这就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民的价值，也许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理解拉丁美洲人的原因所在吧。

我们各国人民的这种价值是制服不了和侵犯不得的，因为那样就会给人类带来血和泪。在人类历史上是不乏此例的。人们将会看到拉丁美洲和阿根廷一道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安理会特别是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必须从根本上看待这个问题，它完完全全是个殖民主义性质的问题。第502(1982)号决议，尽管我们反对，还是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停止敌对行动，而在当时，敌对行动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早说过这项决议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敌对行动发生了，不过只能怪一方，只有一个侵略者和一个政府采取了没有道理的和不尊重别人的行动，采取了不尊重联合国体制和当代文明体制的行动。

在报上看到联合王国领导人说什么凡是文明的人民都应当感谢联合王国所采取的行动，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殖民主义思想的反映——在今天这个时代提到文明的人民，意味着还存在着不文明的人民。那么，谁文明谁不文明呢？联合王国首相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说英国的爱国主义必须予以保护，她这样说是否文明呢？必须告诉她，宣传工具的存在不是为了保护爱国主义，而是为了提供事实，一个阿根廷寡妇是和一个英国寡妇一样值得同情的。我们在这里议论的是一种可耻的使人丧失生命的行为，对此没有可能作任何别的解释，在文明世界上——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达到了目前发展阶段的世界，这种行为是没有理由存在的。

那项决议谈到了谈判。要谈的不是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因为不合法的行动是提出该决议的那个国家采取的。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大会第2065(XX)号决议，这项决议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谈判桌旁坐下来讨论什么呢？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非殖民化问题。为什么？因为是阿根廷的而不是联合王国的主权要求是正当的。还说要考虑的是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居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自决权可言的。你听到

我说对于这个问题谈不上自决权时，请不要感到惊奇。自决权是给被压迫者而不是给压迫者的。该群岛1,800个居民都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殖民主义公司的依附者。这家公司拥有70万头绵羊，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放牧。假使我们说该群岛的前途必须由一家殖民主义公司的雇员来决定，而且这些雇员与压迫者属于同一国籍，那就是把自决权真的当作笑料了。情况就是如此。

那项决议是由事后打算违反的一些人草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确实有两个方面必须予以考虑。

联合王国自称是那项决议的执行人，但却是为了要违反它；那么，它违反了哪几点呢？4月3日，我们在这里说过，联合王国在这件事上再顽固下去就要引起美洲国家体系的危机。我们是在危机发生之前这么说的，但是现在危机已经发生，那么，为什么发生呢？联合王国规定了一个离马尔维纳斯群岛200海里的海上封锁区。那是只有安理会才能这样规定的。我们只要读一读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四十一和四十二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只有安理会才能办，所以这是一种有意冒犯安理会的举动。

我们不能对此抱漠不关心的态度。秩序还有没有？联合国宪章还存在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尊重它？问题还不止于此。那个封锁区是与美洲国家互助条约第4条规定的地理安全区域相左的。所以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不是我们虚构的危机；这是联合王国置整个美洲国家体系于不顾而蓄意策划的危机。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必须深入地考虑局势，必须在事态发展到更令人遗憾的极端之前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我们都认识到对于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非常深刻的精神创伤。

但是对于第502(1982)号决议的违反还没有到此止步。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出色地和十分透彻地说明这些违反决议的行为是有史以来最狂妄的行为之一，因为一个海上大国——联合王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采取了巴拿马共和国总统阿列斯蒂狄·罗约博士完全正确地称之为欺诈行为的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一艘属于联合王国的核潜艇用鱼雷击沉的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当时是在那个海上封锁区外面。如果我们遵循那文明人的逻辑——用他们自己

的话来说——那么，英国可以以文明的方式决定，为了不侵犯自己的区域，该封锁区应扩大到离阿根廷大陆领土12海里以内的地方。这样做是否就能开脱英国的罪责，还是意味着英国想要行动自由，想凭借威力将正义抓到它自己手里，想赢得时间使部队乘着豪华的轮船能到达马尔维纳斯群岛和阿根廷领土呢？战区正在被扩大，而且是在根本没有宣战并知道阿根廷的领海是200海里的情况下被扩大的。

我们发展中国家受到过海上强国行动带来的很多痛苦。向我们要求无害通过权。在海洋法会议上，因为老是纠缠着要海洋开放而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有多少海上强国，首先是欧洲强国，反对或谴责过联合王国的这种荒谬无理的行动？我知道只有一个——苏联。应当说，苏联已经表示它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联合王国作出的那种决定。但是假使还有其他强国也这样做并能在安理会这里说它不接受联合王国单方面作出的那种决定，我想那是会有很大帮助的。联合王国感到它自己很强大，我们下面要看看其原因何在。

外交部长桑布拉诺已经提到核潜艇或核动力潜艇正在被用于军事目的，在我们看来这是违反禁止在拉丁美洲使用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尔科公约的。

被禁止的爆炸品也已经用上了，使用那种炸弹确实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我们看到了照片。有人说那不是真的。好，要说那不是真的，我想最好还是拿到安理会这里来看看，因为那种类型的装置不应当使用。还应当说核武器决不能使用，也不可能被使用，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要赶紧作这样的保证的情况。

联合王国的一连串违反第502(1982)号决议的行动已经给联合国安全体系造成了危机——这种危机现在更加恶化了，因为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决定对阿根廷实行制裁，这也是违反宪章条款的，宪章明确规定唯有安理会才能采取这种行动。

现在这种危机在美洲国家安全体系内也有所反映。我们必须冷静地看这个问题并给以深思。1947年美洲国家签订了美洲国家互助条约——里约条约。它规定对任何一个签字国的攻击，特别是来自拉丁美洲领土以外的国家的攻击，应当看作是对所有其他缔约国的攻击。

根据这一条约，在本月第一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了里约条约缔约国外长会议。一个历史性事件发生了。到那里聚会的各国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它们决定向安理会和有关方面提出集体抗议。它们还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有十七个国家投票赞成这项决定，只有四票弃权。但是该条约证明在这方面不起作用，虽然它设想对侵略者进行制裁、设想采取措施支持受到侵犯的国家和设想采取措施维护里约条约缔约国的集体安全。

为什么没有可能实施该条约呢？发生了一个战略问题。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因为除了它是一个殖民地问题以外——这是问题的根本——还牵涉到另外一些并非意识形态而是战略利益的问题需要给予考虑。一些大国在南大西洋海路有它们的利益。由于事实上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在南大西洋，因而要是联合王国能保持对它的控制，即使使用武力也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当然是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可能要考虑一下阿根廷的主权是否会影响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阿根廷对于该群岛拥有合法主权，因而也就具有在那里充分行使其权力的合法权利。当然，在处理世界各方面的关系上，阿根廷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但是这是纯属阿根廷主权范围内的事。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这就要牵涉到战略联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发生了一场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冲突。我们有里约条约，但是它已证明不起作用，因为拉丁美洲缺乏一个集体安全体系。

有一位杰出的美国海军上将在报刊登载的几次讲话中公开宣称美国并没有义务帮助联合王国，因为北大西洋公约适用于赤道以北地区，那就不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了。但是我们可以实行里约条约。

我们不想看到这个问题从战略观点加以处理。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根本点，那就是它的殖民主义性质。我说我们不希望这个问题那样处理，因为很明显，由于事实上联合王国正在把它的全部海军集中到南大西洋以侵略阿根廷，如果别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北约组织中进行兵员的补充，那就真要发生地位转换的情况。换句话说，可能是法国、美国或

任何其他北约国家实行军事装备的转让。于是里约条约的缔约国根据其承担的义务就可能被卷入。

现在对联合王国和一切帮助联合王国侵略阿根廷的国家的国家的不满情绪日甚一日，这种情况必须记录在案。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殖民主义；联合王国是反对联合国的法律程序的；它企图维护其不合时代的殖民者地位，就是反对当代精神——反对变革的过程，但是这个变革过程必定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也必将在直布罗陀显示出来。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它在直布罗陀的存在也是如此。实际上，我们这些有着伊比利亚——美洲人良心的人对这种情况都很反感。这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不容忽视的一件事。首先，联合王国人民必须懂得在二十世纪末这些殖民飞地是没有正当理由存在的，是不能允许的、应受申斥的、要受到世界良知的谴责的。

不结盟运动已经宣布支持阿根廷的主权要求。诚然，77国集团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是经济制裁使它对这些问题感到关切。因此，它驻各国首都的代表们已纷纷宣布他们支持阿根廷，反对制裁。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设法找到一种途径以达成某种类型的决定或协议，以便切实做到停止敌对行动、军队脱离接触和撤离殖民力量，从而为谈判开辟道路。

实际上，正如美洲法律委员会所说，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联合王国撤军问题。没有别的什么要谈判的了。撤军问题必须谈判，以便我们能够尽可能有序地、和平地恢复联合国的法律秩序，而这种秩序是彻底反殖民主义的。

秘书长的努力必须予以表扬。秘书长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巴拿马国家元首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支持。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努力还未见成果，这是因为联合王国态度顽固的缘故。

联合王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之所以留下很重的苦味，实际上是因为我认为安理会本身的地位受到了影响，而事态发展也表明了这一点。本星期早些时候，无论是在这里联合国总部第38层楼秘书长办公室还

是在他官邸举行的紧张的谈判都使我们有理由抱着希望。谈判参加者中有一位是恩里克·罗斯先生，他是联合国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关于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我没有必要多说了。参加谈判的还有联合王国代表安东尼·帕森斯爵士，他也受到我们的尊敬，他自有他自己的优秀品质。可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是要接受上面的指示的，而这种指示据说有时是很强硬的，尽管我们希望它能比较合乎人情。

现在，正当秘书长的努力似乎有取得成功的希望而安理会会议已经召开的时候，安理会开始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们认为是非常困难和尴尬的境地。在谣言四起传播、世界报刊纷纷报道说谈判已经破裂的时候，秘书长亲自与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通了话。据报刊报道，撒切尔夫人作了积极的表示，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同样，秘书长也与阿根廷总统加尔蒂埃里将军联系，他也表示希望秘书长继续努力。据我所知，本星期三，安理会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同时据报刊报道，根据上述背景情况，决定再给秘书长几天时间来从事他的调解工作——对于这个工作，我重复一遍，我们大家都是表示赞扬和充分支持的。实际上，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得到授权以便圆满完成这些工作——当然，要在有关双方的合作之下才能完成。

那是本星期三的事。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安理会已同意给秘书长增加几天时间来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但是，反对安理会这一作法的不是阿根廷而是大西洋彼岸的那个国家，因为第二天联合王国首相来到下议院说谈判不会有结果了，已经破裂了。

原因何在呢？联合王国提出了几个建议，并给阿根廷发了一个最后通牒。这件事已经公诸于世了。要是我在这里的说法不准确的话，请予纠正。当时联合王国说：要是阿根廷不能接受所提出的建议，联合王国——本来就一味拖延谈判以避免达成具体的协议——就要象它后来确实所做的那样开始升级——而现在升级正在发生。

这当然使安理会处于任人轻视的地位。联合王国就是用这种顽固的态度来对安理会和它所有的理事国泼冷水的。正如4月31日通过决议后我在安理会强

调指出的，已经发动了一次讨伐行动，这项决议切不可被理解为批准联合王国使用武力。我当时这么说是因为有一支英国的远征军——一支有极大军事力量的部队——正向南大西洋进发。这里没有人反对巴拿马所作的解释，即第502(1982)号决议决不是批准联合王国使用武力。然而，现在它已经诉诸武力，而且正在使用武力的情况升级，给阿根廷人民和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造成损害。

英国有人声称文明的人民应当感谢英国对阿根廷采取的压迫性、侵略性、不合法的战争行动。我们必须说的是拉丁美洲人民感谢阿根廷；我们感谢阿根廷作出的牺牲；阿根廷和阿根廷人民举止高尚，正如他们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年代里举止高尚一样，当时阿根廷帮助整个美洲人民取得了独立。由于它重申了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拉丁美洲的良心受到了感动。

最后我想说，安理会必须为停止敌对行动采取明确和断然的行动。但是同时我想对丧失了自己儿女、兄弟或丈夫的阿根廷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姐妹们说，所有这些牺牲决不会是徒劳的；这一次悲剧性事件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新的拉丁美洲——一个统一的、高尚的、积极的拉丁美洲，它将更深刻地认识到它为争取和平与正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必须起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外交部长说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先生，我想在我开始讲话时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你所承担的是一项艰巨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地感到有必要请安理会成员允许我们再一次就福克兰群岛问题向他们讲话。我的遗憾心情是很深的，因为我今天要发言是失信的结果，是争端一方未能遵守1982年4月3日安理会通过的一项决议的条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勇敢和持久的努力不幸没能获得成功的结果，而他努力的目的在于寻求执行安理会

第 502 (1982) 号决议的基础并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直接谈判解决它们在这场争端中的分歧确定一个基本方针。

我国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听取了辩论中的发言。据我看, 辩论中发表的意见有好几点, 有背离安理会所处理的主要原则问题的倾向。因此, 我想谈谈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在对目前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之前所必须集中注意的关键的几点。

在我上次参加 4 月 2 日安理会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辩论时, 我表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深感震惊的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加拿大与之有传统友好关系的一个国家竟然为了解决争端而诉诸武力, 这不仅从根本上违反了宪章, 而且时间恰好是在以文明精神与联合国的另一个会员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时候。

我们的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十分明确地要求会员国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 以使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正义不受危害。为了对有争议的东西提出要求, 为了夺取被认为属于主权的東西, 或者为了给一个社会强加一种它认为是外国的政权而诉诸武力, 这将会给国际法治和有条不紊地处理国际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废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只会造成混乱, 导致弱肉强食和模糊我们文明世界极为珍视的价值。

正如我们在 4 月预言和后来事态发展所清楚显示的那样, 要是有一个国家不遵守我们宪章中提出的原则而使用武力来单方面扩大它的国家的主权要求, 那么, 悲剧和痛苦是其必然结果。我们不可忘记当时是阿根廷单方面发动敌对行动来占领这个群岛的。

我们本来衷心希望阿根廷遵守安理会 4 月 3 日第 502 (1982) 号决议, 而秘书长说这项决议规定了和平解决此项争端的基础。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第 2 段要求从该群岛立即撤出阿根廷的所有军队。这点未见实行。加拿大因而不得不对那个国家实行某种经济制裁。我们为这样做而感到非常抱歉, 因为加拿大十分珍视它和阿根廷的友好关系。可是,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尊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全世界的法治在今天的社会是带有根本性的, 必须予以优先考虑。

过去几天的悲剧性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

可怕的事实已开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各国公众舆论一致要求终止暴力、流血、不必要的生命损失和财产毁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唯一文明的行动方针。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同时要求从该群岛立即撤出阿根廷的所有军队。这项决议为寻求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

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质, 即对于该群岛的彼此冲突的主权要求, 加拿大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加拿大一向主张这是一个应当由直接有关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 同时应适当考虑到岛民本身的愿望。为了这么一个争端而忍受巨大的痛苦, 并使妻离子散、鲜血直流、伤亡频仍, 这是多么惨啊! 而这个争端本来应当而现在仍然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的。

我国政府看到秘书长最近几天来的奋勇努力而深受鼓舞, 他以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作为其工作的依据, 坚持不懈地试图进一步缩小双方的分歧。我们称赞他的主动精神。我们钦佩他和他的工作人员的才能, 而在他遇到挫折时, 我们感到伤心。我们已经告诉他, 加拿大政府是国际社会和西半球的关心世界大事的一个成员, 我们与争端双方都有着历史和地理上的联系, 如果双方同意加拿大起一点有益的作用, 加拿大政府愿意为谈判提供方便, 或者帮助执行任何商定的解决办法。加拿大外交部长已经向阿根廷外交部长和联合王国外交大臣重申加拿大愿意在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的解决办法方面进行合作。

加拿大人民日益关切地注意到暴力的升级, 他们将赞扬和支持任何为和平解决问题所作的努力, 但是这必须以正义和法治为基础。必须赶快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使生命不致进一步损失, 冲突不致进一步扩大。让我们珍惜时间, 不遗余力地回到第 502 (1982) 号决议的规定上来。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我想在我开始讲话时向你主席先生表示: 在此非常困难的时刻, 在我们设法解决正在南大西洋发生的悲惨冲突的时刻,

你对安理会事务的领导如此明智和老练，我国政府表示赞赏。

我们也想在这个公众论坛上感谢秘书长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联合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冲突作出了不倦的和坚毅的努力。秘书长知道，同时我们也想让全世界知道，在他谋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中，他得到了美国的积极支持和合作。

这一冲突给热爱和平的人们和国家以及这个国际组织造成了特别严重的问题，而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促进和保证和平解决争端。

美国支持的原则是，无论任何地方，特别是在西半球，不允许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西半球有相当大量的领土争端有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对美国来说，福克兰群岛危机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一个特别使人苦恼的悲剧性事件。正如全世界所知道的，我们和英国有着长期的联盟关系，除此以外，还有着极其亲密的友好关系，而且我们的政治制度、法律和语言都是起源于英国的。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邻邦有着紧密的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不仅关心西半球，而且我们还是西半球的一部分，我们与美洲各国有着许多共同的愿望、目标和理想。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受到日益增长的拉丁美洲人口的深刻影响。西半球的目标和愿望是我们自己所提倡和捍卫的，我们永远不会背弃它，也不会对它无动于衷。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这样尽力地设法避免福克兰群岛的冲突，我们才这样热切地希望缩小和孤立这一冲突，而且凡是能公正地结束这场冲突的任何现实主义的外交上的主动行动，我们都热心地乐意给予支持。现在我们特别有意和我们的拉丁美洲邻邦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与此同时我们要努力解决这场悲剧性的冲突，以便体面地恢复和平，使我们得以再次集中努力解决我们在西半球面临的许多问题。这场悲剧性的冲突解决得越快，我们就能越快开始建设我们的未来。到那时，就象往常一样，拉丁美洲将发现美国是多么诚心地献身于我们西半球的和平与繁荣事业。

随着南大西洋的战斗愈演愈烈，同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愈来愈高，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因为没能制止这场悲剧性冲突而感到痛苦。

我们大家都已开始认识到这场冲突的根子有多深。英国在它和平占领福克兰群岛的150年内，一直热诚地忠于这样的主张，即不论将来对该群岛怎样处置，岛上居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持这样态度的那个国家在一代半人的时间内给了四十多个国家的人民独立，所以谁也不能说，这种态度是想保持占领的一种简单的反映。

然而，我们也知道阿根廷对收复该群岛的决心有多大，他们认为该岛是被人用非法的武力夺去的。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长期的、也可追溯到150年前的民族的心事，而现在阿根廷感到经过了20年毫无成果的谈判而产生的沮丧心情，其民族的心事更大了。

事情一开始，人们普遍承认这场冲突涉及到使国际和平秩序得以维持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得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这一原则必须受到尊重，否则整个国际社会就要混乱和受苦。一个国家应当有自卫权，否则只有首先使用武力的国家才有法律保护。

安理会在第502(1982)号决议中重申这些原则，是非常正确的；这项决议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平解决办法一直是在此基础上寻求的，而且最终是一定会找到的。阿根廷和英国都已全面接受第502(1982)号决议，这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对美国来说，这场冲突仍然具有特别的尖锐性。对于根本的主权要求，我们不表态，也从来没有表过态。英国是我们极难得的关系友好、价值观一致的盟国，而阿根廷也是一个老朋友，是象我们自己一样的移民国，我们跟这个国家共同享有新世界经验中人和国家的巨大潜力。

西半球各国长期以来对相互之间、对彼此的福利与和平承担了一种特殊的义务，而规模如此大的一场冲突竟然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西半球，这使我们深为关切。所有美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保证，就是保证西半球的法治和幸福，不管这场冲突如何紧急，这一点决不允许因此而有丝毫含糊。

美国特别努力帮助阿根廷和英国寻求一个解决办法，这是很自然的。4月2日以前我们就开始这样做

了，当时我们向双方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帮助他们找到一个解决南乔治亚岛事件的办法。

4月2日以后，加尔蒂埃里总统和撒切尔首相都要求美国考虑它是否可以给予帮助。在里根总统的指导下，国务卿黑格在两国首都进行了两轮紧张的讨论。最后，在4月27日，由于预见到会发生更加激烈的敌对行动，我们提出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体现了我们对预料双方能合理地接受什么的最佳估计。这项建议完全是以第502(1982)号决议为基础的，规定了停止敌对行动、撤军和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

英国政府表示愿意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给它带来了某些实际困难。可是，阿根廷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后来紧接着，秘鲁总统贝朗德为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而与国务卿黑格商议之后，主动提出了一项简化得多的和平计划，这项计划也吸收了第502(1982)号决议的基本内容。

5月5日，由秘鲁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提出了一项建议草案；我们向伦敦转交了相同的草案。英国明确表示它可以认真考虑这项建议。阿根廷不愿意给予考虑，而是要求秘书长从中斡旋，当然，它有充分的权利这么做。

当前这场悲剧性冲突对联合国来说也有它的特殊尖锐性。本组织当时之所以要创建恰恰就是为了要解决这类问题。联合国宪章责成我们“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它责成我们“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世界和平”。它责成我们“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和“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联合国在处理这场冲突方面的一段记录我们认为值得表扬的。安理会对阿根廷占领该群岛一事很快作出了反应。当时双方都接受了第502(1982)号决议，这证明那是一个建设性的反应。

秘书长坚决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热烈欢迎的。解决的因素似乎又一次出现了或者说

接近出现了。和平又未能实现。我认为联合国机构在这次危机中所起作用的方式，正是联合国的缔造者和联合国宪章所预见的那样。我们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特别可以感到自豪的是秘书长。

我们已经听到他就其如何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案所作的说明。我想我们大家对于秘书长在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那种手腕和敏感性、那种判断力和公正态度留有很深的印象。他的努力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取得重要的收获；在确立双方共同接受的谈判概念方面显然是有收获的。凡是能帮助阿根廷和英国达成体面的和平的任何主动行动，美国都会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

但是，尽管我们大家作了很大努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青年人死于冰海冻滩。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是简单的争端，现在却证明非常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切不可放弃努力。第502(1982)号决议及其关于接连和同时停止敌对行动、撤军和谈判的概念，仍应是谋求和平的基础。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对法治、对南北美洲的未来、对我们中许多英国和阿根廷的朋友来说都十分重要，我们不能不全力以赴，设法解决这场悲剧性的冲突，这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代价极高的冲突。

主席：美国代表说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我向她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危地马拉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尔普里·克雷斯波先生(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共和国代表团想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邀请它参加讨论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阿根廷共和国之间发生的冲突。

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本月在安理会第一次发言，我想趁此机会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你的个人德行、才能、练达和谨慎是个保证，保证使安理会的审议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危地马拉感到遗憾的是阿根廷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进行的谈

判陷入了僵局，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原则问题，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之间的基础。我们始终认为遵守联合国的指导准则是压倒一切的责任。

危地马拉呼吁双方恢复真诚的谈判，以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现在这一争端正在对美洲的和平，而且可能对全世界的和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还要呼吁各方，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他所承担的调解工作中孜孜不倦、令人钦佩的工作态度。在调解工作中，他显示出相信联合国，相信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程序；他相信各国应当极其重视维护和平和安全，而众所周知，各国已谋求在正在给世界各国造成那么多苦恼的这一事件中采取行动。

危地马拉政府要重申，它一如既往地声援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支持阿根廷政府维护阿根廷国家领土完整的崇高目的。

幸而在全世界、包括在我们美洲大陆已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的殖民主义制度现在竟然突然复活，让一个殖民主义帝国把它的利益强加给我们美洲而损害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拉美国家对于自己全部领土拥有充分的主权，这是得到国际承认的。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以便使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能够保持它们的如下信念：即使涉及的是想依靠军事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大国的利益，国际正义还是要发扬和取胜。

如果不发生这样的情况，拉丁美洲仍将认为这次反对阿根廷的行动也是对拉丁美洲的严重威胁，并且会动摇人们对世界其余国家的信心，以为要是有人企图使他们遭受同样的境遇，他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我表示它对这个重要组织的信任，表示它相信在面临谈判破裂而造成的局势时，它一定能够有力地 and 有效地完成它的崇高使命，谋求或鼓励双方谋求一项和平的和公正的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而这一冲突真使我们忧虑重重。

主席：我感谢危地马拉代表讲了一些对我表示友好的话。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现在我想宣布休会。在今天的名单上安排好的其余发言者将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时发言。还有别的一些发言者要求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现在我请想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今天下午的辩论并没有多少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惊奇的东西。很显然，我们事前便预料到，拉丁美洲的发言者出于地区性团结的原因，是要支持阿根廷的立场的。我们显然预料到有些代表团会冷静地和有节制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的实质我们是多么不欢迎。我们显然预料到另外一些代表团要大放厥词并语无伦次地对我国大肆攻击，甚至包括对我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令人反感的人身攻击。巴拿马外交部长甚至竟然暗示我自己的判断和建议同我从我国政府接到的指示之间有什么区别。主席先生，再没有比这种话更符合事实的了。我重复一遍，再没有比这种话更符合事实的了。

我们也预料到会听到恐龙的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而扬起早已熄灭的政治口号的余烬。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预料也没有落空。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听到的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类稀奇古怪的谴责。在本组织的会员国中，在促进民族自决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方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联合王国做得更多了。本组织中有40到50个会员国可以为此作证。

联合王国还有一些小块附属领土象福克兰群岛一样因为人口少和资源有限，出于它们自己的自由、民主的选择，不想拥有充分的独立主权。这是它们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荒唐可笑的胡说什么殖民主义压迫的结果。

例如，现在在加勒比海还有一些岛屿属于这一类，所以今天拉丁美洲的发言者中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咆哮如雷。他们的谴责似乎只适用于恰恰是阿根廷提出主权要求的那块领土。我已经仔细听了，想听听是否

有人认真地提到福克兰群岛的人民。我一点也没有听到。福克兰群岛并不是无人居住的礁石。岛上是有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却是和平的、无害的和属于同族的。他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民主的选择，宁愿仍然做英国人。这是我们正在保护并将继续保护的权力。

现在我转而谈谈自卫问题。今天提出的其他问题，例如最近谈判破裂的责任该由谁来负，谁表现出灵活性，谁态度一直僵硬等问题，我认为我在昨天的发言中已经充分论述了。我只想再说一遍，使最后一轮谈判以失败告终的不是我国政府，我国政府表现出了在符合坚定地维护我们决不放弃的原则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首先，我们现在所涉及的事例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问题。当前这一危机的起因是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和阿根廷拒绝服从安理会关于无条件撤军的强制性要求。其结果是使国际社会如此担心的战争行动。要是消除了起因——即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非法占领，那么它的结果——即战争就会消失。

我想就宪章第五十一条讲几句话，而我要讲的话是为了答复昨天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他是用明白朴素的语言提出他的论点的，没有用辱骂和花言巧语加以修饰，因此我就针对他来发言。

据说我们是由第 502 (1982) 号决议批准而使用武力的，但这从来不是联合王国的论点。根据宪章，没有必要得到这种批准。第五十一条规定：

“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自卫之自然权利。”

联合王国是在阿根廷首先使用武力入侵了福克兰群岛并在后来使用武力占领该群岛并企图征服福克兰群岛人民的情况下行使自卫权利的。

副外长罗斯还有一个论点是：一旦安理会“采取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就有义务中止自卫[S/PV.2360,第21页]。他接着说：

“关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的问题，这必须客观地确定而不能让联合王国……专横地作出判断。”〔同上〕

联合王国承认确定这个问题必须客观。它必须根据所有有关情况来确定。

事实如何呢？

根据第 502 (1982) 号决议，安理会要求从福克兰群岛撤退阿根廷所有的军队。阿根廷没有撤退任何军队；它的做法正好相反。在这项决议通过后的几天内，阿根廷大量增加了它的军队。

这项决议确定这次和平遭到破坏是阿根廷入侵的结果。这一点读一读序言部分就可以明白。入侵的结果是阿根廷的占领。因此，尽管通过了决议，破坏和平的状态仍然存在。那么，怎么能真的认为第 502 (1982) 号决议就等于是一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呢？

在我 4 月 30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里，我指出第五十一条中提到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必要措施的内容只能

“……指实际上已有效地达到上述目标的措施。很清楚，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里的决定已证明不起作用。联合王国所固有的自卫权因而就不受影响。”〔S/15016, 第 2 页〕

当然，安理会并没有采取宪章第三十九、四十一和四十二条中所规定的措施。副外长所说的因为安理会通过了第 502 (1982) 号决议就不可以行使自卫权的论点只能导致荒谬的结果。安理会命令一个犯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停止侵略并且撤退军队。那个国家对此要求置之不理。按照罗斯先生的说法，受害者就这样只得拱着双手，听任侵略者继续侵略，饱食侵略的果实。

随便哪一位公正的评论家只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宪章是不可能想要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安理会也不可能通过第 502 (1982) 号决议产生这样的结果的。

副外长还有一个论点是自卫权的行使“只能是为了保护基本利益而作出的一种直接反应”〔S/PV.2360, 第 21 页〕。联合王国的基本利益包括保护英国的领土和英国的侨民。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领土，这是有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根据的。我们占领和管理该群岛已有三个世纪了，并且自从 1833 年以来

没有间断过。福克兰群岛的人民是英国国民，他们愿意保持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公平选举的政治制度。

还有谁能够怀疑联合王国有权保护它的领土和人民吗？

副外长还提出这样的论点：“联合王国不能硬说存在着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S/PV.2360,第22页）。阿根廷4月2日的入侵不仅造成了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而且经安理会确定，已经使和平遭到了实际的破坏。它公然不讲道理地说什么不存在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存在着危害福克兰群岛人民的严重危险，那就是他们将继续被一个他们坚决一致不要的外国政权永远统治着。

还有一个论点是说联合王国之所以无权实行自卫是因为福克兰群岛远离英国14,000公里，而且该群岛是一个殖民属地。我的回答是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领土，依据宪章第七十三条，我们承认有义务在本宪章确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制的范围内促进居民——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是福克兰群岛居民——的福利。这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违背宪章的基本原则——即和平解决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而非法使用武力的行动，联合王国完全有权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利加以抵抗。距离之远近是不相干的。附属地位也是不相干的，因为按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附属地的人民也受到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规定的充分保护。

最后，副外长争辩说联合王国由于派遣了皇家海军而违反了第502(1982)号决议。他争辩说这是违反第502(19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的行为，这一段要求停止敌对行动。这一决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序言部分表明4月2日由于阿根廷武装部队入侵福克兰群岛而使和平遭到了破坏。执行部分第1段就是针对阿根廷的这一敌对行动而言的。福克兰群岛在4月2日以前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从来没有威胁过阿根廷。我们在那里只保持了最少的驻军。假定阿根廷在4月3日遵守执行部分第1段，停止它对福克兰群岛人民的敌对行动，假定阿根廷遵守立即撤退阿根廷一切军队的要求，那么，在皇家海军到达福克兰群岛沿海时，本来就没有必要行使联合王国的自卫权了，

而且继续进行近在2月27日还在举行的外交谈判之门本来还会敞开的。可是正相反，阿根廷使用武力占领了该群岛，并且自4月3日以来日复一日地对该群岛的人民使用武力。这是违反第502(1982)号决议的。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充分保有它固有的自卫权利。

最后，我想巴拿马外长认为我们可能将核武器引进该地区。我只有这样一句话要说：英国在与阿根廷关于福克兰群岛的争端中使用核武器，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罗斯先生(阿根廷)：我国代表团无意按任何个人化的方式把这次辩论拖长，但是联合王国代表选择了这种方式；显然，我们不得不奉陪，好象我们在进行双边对话似的。事实是他已经阐明了他的观点，而在他发言时，我又读了第502(1982)号决议，但是我在该决议中看不到有任何地方批准联合王国派遣它的舰队和开始敌对行动。所以，不论我们辩论多少时间，该决议无论如何不会批准联合王国充当世界警察，象它现在那样使用武力。

据说我们没有遵守第502(1982)号决议。我想提醒联合王国代表，当时阿根廷政府立即表示打算把该决议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遵守，因为不能今天实行决议中的这一段、明天实行那一段来适合联合王国的胃口。显然，这是一项完整的决议，必须完整地遵守。阿根廷政府在给安理会的三封信中表示接受该决议。

可是，联合王国不顾我们早已函告安理会的那个决定，不停止敌对行动，却发动侵略，违反了该决议。

由于提到了不肯妥协的问题，我也要指出，我国想谋求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愿望已被我们极大的耐心所证实：我们非常耐心地试图继续寻求通过谈判解决这一争端的方法，而这一争端不是由阿根廷共和国挑起的，而恰恰是由英国的舰队挑起的，在英帝国主义极盛时期，英国舰队开到了我国海岸，赶走了我们的政府当局，监禁了我们的居民并且把他们驱逐到蒙得维的亚。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武力行动。这不是今天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国代表团从来没有签订过条约，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宣

言，正相反，它一直不断地反对这种侵占我们领土的行为。这是我们的一块被强加了殖民政权的领土，而今天有人竟然声称我们应当把它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这是阿根廷世世代代都一直拒绝的事。

当有人企图大笔一挥，无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致认为的事实，即这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殖民帝国主义跑来给它强加了一个殖民制度时，应当用一点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顺便提醒安理会注意我们这里讲的是殖民地上的一小撮移民，大约有 800 户，而有人向我们说起他们时好象他们是一国人民，具备了实际行将独立的国家的一切属性似的。这是对有关原则的夸大，这是一种模糊事实真相的手法，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

我还想重提一下，我国明确表示过这样的愿望：在谈判的范围内提出过一种解决办法可以得到体面的结果，并且为最终解决这一长期的争论开辟道路。可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联合王国有同样的诚意。法律术语可以被不断引伸以包括谈判中反驳性回答所可能产生的一切言外之意，这种回答能够提供一种明智的、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可以极其慷慨地照顾到岛民所关切的事。这点可以通过一项法规来表示，而这项法规可以作为这同一协定的一部分，并且可以提交联合国。这样一种法规既可慷慨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又可享受本国际组织的保护，还有比这种法规更好的保证吗？

所有我提到的这些话都被置之不顾，因为——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捍卫这种自由决定的原则只不过是为了继续呆在这块联合王国在二十世纪末已无理由再呆下去的领土上而提出的一种借口而已。这是过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违背时代精神的残余。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真相吧。我们总是注意无关紧要的细节；今天说这个危机，明天说那个危机。我们从来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没有找到问题的

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必须为这一问题找到明智的解决方案，假使秘书长的斡旋能帮助我们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将非常感谢。就是在今天，外交部长已去看过秘书长，要他同意我们的愿望，继续在他的斡旋工作的范围内、宪章的范围内、联合国决议——即我们大会批准的、代表安理会呼声的、要求按所指出的条件谈判解决的那些决议的范围内进行谈判。大会三项决议都被提到了；虽然发出了加速谈判的呼声，但三项决议都没有产生什么成果。大家公认最近 10 年来，阿根廷一直努力帮助这个群岛的发展，努力促进联系，并表现了我们的善意。

那么，为什么谈判没有成功呢？因为各种垄断集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加上典型的殖民主义立法使得有可能在该群岛维持一种人造的悬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太空舱，保持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政策，这种政策适应某些人的需要，但却遭到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我国的反对。

我不想多讲了，因为有时候多讲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但是现在我想说，我说的实际上不是答辩，而是一项呼吁，要求我们当中对这一问题负有责任的人们拿出聪明才智，并要求安理会不仅参与设法找到解决我们当前这个争端的办法，而且要起一种阐明大会意愿的作用，以谋求最终解决这一争端。

我不再讲了，但是我们希望安理会能鼓励秘书长，给他规定一项恢复谈判的明确任务，使我们能在一种和平的气氛中实实在在地工作，以便谋求一项明智的解决办法和体面的解决办法。

主席：我对阿根廷代表的发言表示感谢。

安理会的下次会议将在明天即 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下午 7 时 45 分散会。